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难过的年关	(3)
这一年	(9)
腊月泪	(14)
难忘的春节	(21)
大年夜	(25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难过的年关

现在，每当我快快活活地过春节时，总会想起旧社会那个痛苦的除夕。

一九四三年，四川闹大旱灾，田里干的裂起了大口子，划根火柴就会点着秧苗。秋天没打一粒谷子，冬天又继续旱下去，连吃水都得到几里地以外去担。人饿得直不起腰来，把往年喂猪的野苕果子、杨菊花、茄马茵、树叶都采来吃光了。我们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，眼窝陷得老深，脸色象黄裱纸一样，风一吹就要倒。就这样，地主还要我家交租粮，三天两头来催租，逼得爹这里躲那里藏，好容易才拖到年三十。

那天是阴天，凛冽的寒风，一阵比一阵紧。我妈跑了十几户，才借到三升糯米，拿回家磨成了粑粉，弄了点小豆面，盼着大年初一全家吃顿汤元，好歹把年混过去。妹妹金凤一看到粑粉，就哭着要粑粑吃，又闹着要红头绳。妈实在没办法，给她找了块红布条扎在头上，才和弟弟二狗子玩去了。

下午，爹从外面躲债回来，妈把伪保长江大麻子的三闺女“小辣椒”刚才来要债的事告诉了他。他一听，便愁眉苦脸地抱着头坐在草垛上，眼眶里含着眼泪，一声不吭。

妈气愤地说：“这是啥世道呀！临到年三十也被人撵的不落屋。”转身对爹说：“要粮要钱，就是要去见阎王爷，也要过完

年再說。”爹听了还是直叹气。

媽虽然才四十来岁,但受尽了贫困生活的折磨,看上去象五十开外了,头发已經花白,臉上也堆滿了皺紋。她看看天色不早了,对我說:“大牛,抱点柴禾来,弄飯吃。”

說吃飯是說慣了嘴,其实鍋里煮的全是野菜。我刚出門,就碰見王老虎带着两个挑籬筐的长工,搖搖摆摆地闖進門来。

王老虎是我們的东家,他的本名叫王洪武。他有錢有勢,仗势欺人,是方圆几十里內有名的一个恶霸。誰也不敢隨便喊他的名字,当面都恭維他“东家”、“老爷”,背后却指着他的脊梁骨,叫他王老虎。

王老虎一進門,就拿斗括子在斗上“嘣嘣”地敲了两下,然后装着笑臉对爹說:“李駝子,租子湊齐了吧?咱們今天来个小葱拌豆腐——一青二白。”

我爹搬来一条板凳說:“东家,請坐,請坐!”

他把手一摆,聳动着那焦黃的眉毛,毗着被鴉片烟熏黑的牙齒,故作为难地說:“唉!这年头,哪家都是一样啊,俗話說得好:黃鱔大,窟窿大。我是名声出去囉!其实啊,日子照样不好过。”

爹說:“东家,今年地里一点收成也沒有,你是看到的呀!我一家大小四五张嘴巴早就吊起来了,如今年三十啦!还没下鍋米哩,叫我拿什么交租啊!”

爹又指着我們几个孩子說:“东家,你看在这几个孩子身上,租粮緩緩期吧!”

王老虎一听租粮要緩緩期,就阴沉着臉說:“李駝子,咱們处事可是有年头了,办事可要讲个信用啊!”

爹为难地说：“东家，不是我不想交，今年实在没有粮啊！”

还没等爹把话说完，王老虎就瞪起两眼：“怎么？想要赖不給！常言说‘田荒谷不荒’。丰收了东家没多收你一粒谷，歉收了你也别想要赖。我是干什么的，这个不交，那个要赖，叫我去喝西北风？”

“东家，说实在的，你现在就是敲碎我的骨头，也找不出一颗谷子来啊！”

王老虎那双恶狼眼睛，在屋里到处搜寻着，看见了灶上装粑粉的饭盆，“嘿嘿嘿”地奸笑一阵说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看你们的年货都准备好了。”说着就向饭盆扑去。

妈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忙迎住他说：“这这……”急得她一句话也说不出。王老虎逼视着我妈，咬着牙拉长声说：“告诉你，干竹竿我也要把它熬出四两油来！”他的脸色立刻变得象城隍庙里的小鬼一样凶煞。挥手向长工吼道：“搬东西，老子揭瓦片卖也要凑够数。”

两个长工见我家那种景况，都不忍心动手。王老虎更加火了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吃家饭拉野屎的东西，还愣什么，快给我动手！”

长工们没办法，只得从他手里接东西。王老虎就象一只发疯的狗熊，冬瓜脑壳上的青筋暴起多高，不管是锅是碗，抓住就往箩筐里塞，就连一把掉了把的锄头，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。

正在这时，“小辣椒”一扭一扭地来了。她一见有人先下手了，就凶神恶煞似地冲进門说：“哼！肥的瘦的我得摊点。姓王的，你可不能被窝里放屁——独吞啊。”说着便把我们全家

仅有的—床鋪蓋抱了起來。

這下子可惹惱了王老虎。他一把奪過鋪蓋罵道：“你他媽的大糞上船是那色貨啊！就是黑豆子安的眼珠子，也得看看是誰在這兒呀！”

“小辣椒”今天來遲一步本來就窩了一肚子火，這回又讓王老虎搶白了一頓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她怪聲怪氣地叫道：“嘿！看你那個懶蛤蟆樣，只准你搶，就不准我拿一點啦！”說完趁勢又奪回了鋪蓋。她一扭屁股，看見掉在地上的破箱子里，還有一件半新的小花衣服，立即一把抓到了手里。妹妹看見自己的花衣服被搶走了，“哇，哇”地哭着，跑過去抱住“小辣椒”的腿不放。媽媽也走上前去說：“三姑娘，把這件衣裳給金鳳留下吧！”

狠心的“小辣椒”却理也不理，一脚踢開了妹妹，拿起東西就走了。

王老虎最後把三升糯米粳粉也裝進了籬筐。我們母子四人哭喊着拉住籬筐不放。我媽說：“東家，這是我們一家老小的命啊！你不能拿走啊！”

比豺狼還凶惡的王老虎，一脚踢開我們母子，我媽爬起來又撲上去，緊緊地抱住籬筐。王老虎怪聲叫道：“松手，松手！不松手我砸斷你的胳膊。”說着掄起了扁担。

久久呆立在一旁的爹，聽到王老虎的叫罵聲，便朝我們母子喊道：“哭啥，叫啥，讓他拿，讓他搶！簡直是強盜！”

我第一次見爹挺直腰杆站在王老虎面前，用充滿血絲的眼睛直盯盯地瞪着王老虎。王老虎好像迎頭挨了一棍，一蹦老高的竄到爹跟前，“啪！啪！”打了他兩個耳光，邊打邊罵道：



爹听到王老虎的叫骂声，便朝我们母子喊道：“哭啥，叫啥，让他拿，让他抢！简直是强盗！”

“我叫你嘴巴子硬，我叫你……”

爹早就饿成了一个空架子，被王老虎这一打，一头栽倒在台阶上，嘴角直流血，前额也碰了个大口子。妈妈吓得松开箩筐，“哇”地一声向爹扑去，不住声地呼喊：“大牛他爹！大牛他爹！”

过了半天，全家都哭瘫了，爹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大牛他娘，我，我不行啦，三个孩子就交给你啦！”他伸出那干瘪的手，抚摸着金凤和我们弟兄的头说：“大牛、二狗子、金凤，别哭啊，今后不要惹你娘生气，要记住爹是咋死的。你们要为爹争口气！……”爹涌出一口血，一口气没接上就断了气。妈见爹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她爬起来要去找王老虎拼命，可是王老虎早领着长工们挑上东西走了。

当夜空送来了王老虎家的爆竹声时，我们母子四人正跪在爹的坟头上，每人磕了三个头，然后互相搀扶着，迎着北风逃荒去了。

李梓明 口述

邓锡昌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记血泪仇》

过 年

我八岁那年的新年，是在娘身边过的最后一个新年，也是血和泪、仇和恨鑄在一起的一个新年，是我終生难忘的一个新年。

腊月三十那天大清早，全家就起来了。爹爹給外村的地主扛长活，托人捎信說今天領了工錢就回家过年。我和姐姐把院子扫得干干淨淨，娘把飯鍋刷得溜光溜光的，就等着爹帶回粮食来好做飯，准备过年。我們娘仨倚在門框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村外的那条小路。望啊，望啊，眼望痛了，腿站酸了，就是看不見爹的影子。有时，北风卷起了一陣尘土，擋住了小路，我的心就立刻收紧了，心想：爹爹也許正在路上，現在被这陣灰澄澄的风沙擋住了；可是风沙过去了，小路上依然是空蕩蕩的，連个人影也沒有。爹爹不回来，我們吃什么呢？这个年怎么过呢？家里已經三天沒烧火了，籃子里只有几个青萝卜，那是一冬都沒有舍得吃的宝贝疙瘩呀，爹爹沒回来，怎么能吃呢？

这时，村子里的有錢人家，正在忙着杀鸡、煮肉、蒸年糕、剥餃子餡。我們娘仨这时却空着肚子，靠在門边，眺望着那茫茫的小路，心里比一团乱麻还乱。

盼啊盼啊，太阳快落山了，老鸹呱呱叫着飞回枯杨树上的窝里去了。可是爹怎么还不回来呢。我们饿得两眼发黑，直冒金花。娘没法子，只好拿了一个小萝卜，分给我和姐姐吃了。她无力地坐在门槛上，用手托着头，一声不响。我看到一颗一颗的眼泪从她脸上滚下来，就一头扑在娘怀里哭起来。娘一面用她那双手枯的手给我擦眼泪，一面哄我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你爹快回来了，回来准会给你带来好吃的。”

娘说着，眼泪也流了下来，滴到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我猛然听到姐姐喊我：“弟弟，快起来接爹去！看，那不是爹爹回来了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是爹爹，只见他手里提着个小布袋，急急忙忙地往回走着。“啊！可把爹盼回来了。”我拉着姐姐向小路跑去。跑到爹爹跟前时，我一把搂住爹的腿，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。爹爹用他那双厚大的手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爹扛了一年活，挣来了这点米，走，咱们回家过年去。”刚要走，突然传来了汪汪的狗咬声，回头一看，坏了，只见伪保长凌志强歪戴着礼帽，提着根文明棍，气冲冲地向我家走去，嘴里还不住地骂着：“全正福，出来！妈的，今天缴不上公粮就别想过年！”我爹一看苗头不好，连忙闪到一个草堆后边，瞅了个空子，躲到后山上去了。我和姐姐回到家里，只见凌志强正在用文明棍打我娘，逼着缴“公粮”。我姐一看就上去抓住他的文明棍，跟他讲理说：“俺家里一没有山，二没有地，缴什么公粮？”一下子把他问住了，他瞪着一双白眼珠子，半天说不出个道理来。就举起文明棍，恶狠狠地朝我姐姐头上身上乱打起来，打得我姐姐浑身是伤，一直把文明棍打断了才住手。凌志

强看看在我們娘仨身上实在逼不出油水来，才气呼呼地走了。临出大門，他又站住說：“你們听着，今天繳不上公糧，就別想过年！”

本来，我家沒有山沒有地是不該繳公糧的，这是凌志强听說我爹扛了一年活，今天要带着工錢回家过年，便想了这个坏主意，想借繳公糧的名目，来敲榨勒索。他是村子里的地头蛇、穷人的催命鬼。派捐摊稅，他一口說了算。伪县政府里有他的亲戚，家里养着打手，和国民党匪軍又有来往。一张二寸寬的条子送到伪政府，就能把人关进監獄。他盯上哪家，哪家就得家破人亡。

天黑下来了，家家都掌上了灯，街上也更熱鬧了。有錢的人家都团团圆圓地坐在热炕头上，吃着花生、糖豆；可是我家，还是一片漆黑，北风夹着碎雪，从破窗子里呼呼地向屋里刮来，娘和姐姐偎依在漆黑的角落里，低声地哭着。全家人盼啊盼的，整整盼了一天，总算把爹爹盼回来了，誰知道碰上了伪保长这个催命鬼！現在，还不知道爹爹躲在哪道山沟沟里呢！

天已經很晚了，迎年的爆竹响起来了，有的人家已經开始煮餃子过年了。这时，猛然听见院子里有好多人的脚步声和打罵声。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我爹被凌志强逮住了，反綁着双手押送回来。爹的脸上被打破了，嘴角上向外流着鮮血，破棉袄撕成一条一条的。我們娘仨见了爹爹，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上。凌志强一脚踏着一条破凳子，一手卡着腰，向我爹說：“全正福，你违抗政府法令不繳公糧，該当何罪！”我爹知道他是来敲榨的，一句話也不回答，只是紧紧地夹住那个小布口袋，因为那是用一年的血汗换来的全家人活命的口粮啊！哪



凌志强把白眼珠子一翻，嘿嘿冷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少废话！你们这种人还过什么年！”

知道，凌志强一把就夺了过去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狞笑着说：“没有？这是什么！好吧，今天就饶了你，记住我凌志强的恩德就行了！”

我娘着了急，一把拉住布袋哀求说：“凌保长，你高抬贵手，留下几粒米，让孩子们过个年吧！”凌志强把白眼珠子一翻，嘿嘿冷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少废话！你们这种人还过什么年！”说完，一脚蹬开我娘，吹着口哨，带着两个狗腿子走了。

爹的一年辛苦，全家人的一年希望，就是这样，被伪保长凌志强一手抢去了。

全家人呼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答。在那种年月，那种世界里，向谁去申冤？向哪里去告状呢？在半夜里，全家人哭成了一团。人家是过年，我家是过关；人家是喜年，我家是灾年。粮食被抢走了，全家人实在是饿得不行了，娘才摸着黑煮了一锅萝卜汤。年啊，就是这个样过的！

过了新年，家里再没动烟火。爹爹在家饿了几天，过了地主家的“禁忌日”，便上工去了。不几天，我也到本村的一家财主家去放牛，一家人四零五散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捞着回家，靠在母亲身边过年了。

全升寄

选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《腊月泪》

腊 月 泪

三十晚上去逃荒

从前，一提起过年来，我心里就打哆嗦。在旧社会，咱们穷人过年真象过鬼门关哪！我十三岁那一年，庄稼正在拔节的时候，遇着了招脖子旱，干的井底没水，河里断流，树木焦梢，地皮咧嘴，满山遍野的庄稼都枯死了。到秋后，一粒粮食也没收。可是地主倪大肚子还是堵门要租。直逼到腊月门，爹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含泪忍痛，把家里那头小骡子和旧铁车轱辘，还有一些破旧东西都变卖了，才顶了倪大肚子的地租。

这时候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九，家里却揭不开锅盖了。我们姊妹八个，弟弟妹妹小，不懂事，肚子饿了就哭叫着向妈妈要吃的，妈妈偷着流眼泪，爹瞅着面黄肌瘦的孩子，坐在屋里一声不响，急得直喘粗气。最后，爹把我们叫到跟前说：“咱们不能呆在这里等死，老大老二留下扛活，余下的出外去逃荒吧！”

妈听说要出外逃荒，心里就象针扎似的难过，停了一会儿，就向爹说：“前年你领三个大小子，到王爷庙塔拉根去给地主扛活，爷仨辛苦一年，闹的破衣烂衫跑回来，什么也没挣着。这回又要出去，准能有饭吃吗？”

姐姐一边流着泪，一边央求爹说：“爹，咱们在家里要饭吃不行吗？”两个哥哥也舍不得我们走。可是种地的本钱都给地主抢光了，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！爹低着头想了好长时间，才发出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孩子，爹也是故土难离呀！可是要饭能

要他么？”

就这样，在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們一家八口背筐挑担地离开了老家。媽媽抱着我三妹妹，大姐領着五兄弟，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哭。爹却抑制着难以忍受的痛苦，来安慰我們說：“走吧，走吧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等咱們过好了再回来。”

这一年的年，就是在这逃荒的路上，伴着眼泪过的。

大年初一办丧事

我們一路要飯，不顾风吹雪打，一直逃到吉林省蛟河县沙河子村才落了脚。爹和我給大地主王传盛开荒种地。当时讲明，头一年开荒不拿租子，以后三年一清賬，租子多少，好說好商量。

爹是个快到六十岁的人了，年輕的时候給地主扛活受了伤，一干重活，就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。我那时长得还没有鎬把高，力气也不大。我們爷俩，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上，就象蚂蚁啃骨头似的，一点一点往前开，經過四年的时间，才开出了七亩荒地，打下来的粮食刚刚能糊住嘴。全家人都认为苦日子熬到头了，这回可以过个舒心年了。

哪知道一进腊月門，地主就打发他的狗腿子安老五来收租算賬。算就算吧，可他要的地租比三年来实打的粮数还要多，这怎能还得起哪！爹說，三年打的粮食也沒这样多，叫我拿啥交租呀！狗腿子一听，立刻瞪起他的兔子眼睛說：“开荒四年結賬，这是东家祖輩传留下来的老規矩，就凭你这个穷骨头，敢让东家改規矩嗎？告訴你，沒有租子快想办法！”

爹非常气愤，想不种吧，但又舍不得几年来用血汗开出的这七亩荒地。去借粮吧，在这人地两生的地方，无亲无友，向

誰去借呢？我爹實在沒法，就對安老五說：“安掌柜的，勞你駕回去在東家面前給說一說，抬抬手讓我過去這個年，來年我們爺倆再賣點力氣多開點地，一定還上這筆賬。”

安老五一听，立刻發出一陣冷笑，陰險地說：“好吧！你既然成心不想還賬了，我一定在老東家面前多為你美言幾句，瞧着吧！保險錯不了！”一扭身就走了。

就在這天傍黑，一陣大雪過後，平地刮起了透骨的寒風。我們一家人圍着火盆烤火，忽聽得一陣馬蹄聲，自遠而近。爹爹從一個破窗紙口向外一看，只見安老五帶領着一群狗腿子，直奔我家里來。這群強盜一闖進我家院子，就七手八腳地用火點着我家的柴草垛。剎那間，草垛呼呼地燃起了大火，噼噼拍拍亂響，火借風勢，掀起幾丈高的火苗子，照得四下里一片通紅。我們眼看着地主一把火，把我們一家老少忙了一秋揀來的柴草全燒光了，心里又氣恨又痛心，我幾次要闖出去，可是都被爹拉住了。

院里的火還沒有熄滅，就聽安老五象狼嚎似地在院子里喊道：“倪順田！看着了沒有？這是先給你個眼色看看，再不交租，小心你的房子！”說罷，一陣馬蹄聲跑遠了。

狗腿子走了，草垛連個渣兒也沒了，我們一家人都放聲大哭起來。媽媽一邊抽泣一邊對着爹說：“咱窮人走到哪也是受地主們欺負，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下去？！”爹兩手抱着头坐在炕邊上，半宿沒說一句話。

地主這一把火，燒掉了我家的柴草，也燒傷了全家人的心。第二天，一家人病的病，倒的倒。二妹小春子被吓病了，到臘月二十三，她滿身燙熱，嘴唇燒得烏黑。媽媽抱着她，只是心急，但沒有一點辦法。二妹有氣無力地老是喊：“媽！火！

火！水！水呀！”就这样，眼看着二妹病死了。

妹妹一死，媽媽也病了，她在睡梦里还呼喚二妹的名字。媽又想到千里以外我的两个哥哥，一边流泪，一边叨念說：“不在爹媽跟前的孩子，他們的日子怎么过哪！”媽忧愁得整天吃不下东西，病也越来越重了。

姐姐早就种下了病根子，胳膊腿都瘦成了柴禾棍，从狗腿子放火以后，她的病就更沉重了。可是她为了不让爹媽多担一分心，从来不说有病，总是手不停脚不闲，不是給我們縫补破棉袄，就是做飯烧炕，夜間还伺候着媽不睡，为了使媽的病早点好，她把什么活計都攬在自己的身上。

眼看要过年了。地主家杀猪宰羊，蒸糕做豆腐，成天鞭炮声不停。可是我家连一粒咸盐也沒有。

爹借来了二十斤米，叫我到吉林城里去换盐。我家到吉林有一百多里路，我背着米沒走出三十里，就被伪警察抓去了，說我是經濟犯，沒收了米，还把我打了一頓，关押起来。以后他們看到从我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，到了腊月二十八才放了我。

我拖着虛弱的身子赶回家来，刚走到村口，四弟和五弟还有一些邻居孀子大娘們都迎上前来。他們围上我就說：“你可回来了！你媽就等你了！”我一听愣住了，急忙問：“我媽怎的了？”一位大娘說：“你媽她治不得了！”我忙撥开人群，撒腿跑回家里。

一进門，我就看見外屋地已經摆好一付門板子。爹迎上来舍着眼泪对我說：“尔德！你媽就想你了，快让你媽看看吧！”

我走近媽，只見媽紧閉着眼，一口一口地喘息着。大姐把媽扶着坐了起来，对媽說：“媽！你不是要看三弟么，他回来

了！”媽媽老半天才睜開眼皮看了看我說：“爾德，你回來好啊！”說着她又昏迷過去了。

家里沒錢給媽治病，姊妹兄弟幾個成天成夜地守着媽哭。到臘月三十晌午，大姐忽然眼睛發直，倒在炕上。我們都問：“姐姐，你怎么啦？”她掙扎着用手指了指媽媽和小妹，有氣無力的說：“你好好照看他們吧！”說完就咽了氣。媽在昏迷中被我們哭叫聲惊醒過來，知道姐姐死去，心里更加難過，病就更加沉重了。挨到半夜，媽又被財主家辭歲的鞭炮聲惊醒了，忽然對我說：“爾德，你把媽扶起來，我要望望老家呀！”我把媽扶起來，她呆呆地從窗戶向外望去，千里迢迢的家乡怎能望得見哪，只見財主家的大院里，高高的杆子上挑着大燈籠，上面寫着“吉星高照、福自天來”八個大字，媽媽狠狠地咬了咬牙根，罵了一聲：“喪良心的！”就死在我懷里了。

臘月三十，我家連着死了兩口人。人家忙着過年，我家却忙着辦喪事。直到正月初三，才埋葬了媽媽和大姐的屍體。這個年就是這樣過的。

媽媽和姐姐死后，才三歲的三妹連想媽帶挨餓，缺人照顧也病倒了，在初四晚上就無聲無息地死去了。

在這短短幾天中，我家接連死了三口人，爹爹悲痛極了，他躺在炕上白天黑夜地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吐血。到了正月十四這天，爹爹把我們哥兒仨叫到跟前，伸手拉着四弟的手，摸着五弟的頭說：“孩子們哪，爹操勞一輩子，累彎了腰，跑癱了腿，實指望能夠找到個吃飯的地方，讓你們跟爹過上幾天好日子，沒想到天下的財主都是一樣狠，咱們窮人走到哪里也沒有活路呀！爾德啊，我死后，把你的兩個弟弟帶回老家去吧，不能把骨頭都扔在外邊呀。”



媽媽狠狠地咬了咬牙根，罵了一聲：“喪良心的！”就死在我懷里了。

爹說到这里，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着炕皮，瞪着充滿了仇恨的眼睛說：“尔德，你要記住，咱們全家人都是被財主們給逼死的呀！长大了要給全家人报仇！”爹說完了这番話，停了不久就死去了。

万惡的旧社会，狼心狗肺的地主恶霸，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，就逼死了我家四条人命。

翻身不忘过去苦

虽然我們家破人亡了，可是地主的租子还是要我們交。沒有办法，只得連房子帶家具，都給了地主。

我們三个苦孩子到处漂流，給地主打短工、当小长工，一直苦熬到我二十岁那年，沙河子来了八路军，我們才得了救。我第一个报名当了民兵，后来担任了民兵队长。在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，我上台控訴了地主王传盛逼害我家的罪行，乡亲们也都訴了苦。人民政府接受群众的要求，将王传盛判处死刑，为我們报了血海深仇。

不久，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我二哥在家乡也参加了軍。一九五三年后，我和二哥先后都从部队复員还乡。离散多年的兄弟五人，这时，都在老家团聚了。現在大哥和四弟都在工厂工作，我和二哥在生产队里劳动，五弟参加了人民海軍。我們一家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。現在，每当过新年的时候，我总要回忆起旧社会过年时的苦难，永远牢记阶级仇。

倪尔德 口述

复县文化館 整理

选自辽宁省《复县家史选》

难忘的春节

春节快到了，大家都在喜气洋洋地准备过春节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在一九四二年过春节时，碰到的五场灾难。

半斤过年肉被抢走

一九四二年，我父亲已经死了，家里只有母亲、弟弟和我三个人。租种了二亩学田，我和弟弟天天跟母亲打柴种地。腊月二十七早上，我和弟弟到门背后去拿砍柴刀时，发现壁上挂着一小块肉，约有半斤来重。那时过年有肉吃，真不容易啊！我们看到了很高兴，但又觉得奇怪，母亲哪来的钱买肉呢？就连忙去问母亲。母亲流着眼泪告诉我们说：“这块肉是你海哥送来的。千万不要对外人说！”

哪个海哥？我们长到这么大还不晓得有个海哥咧！母亲把门关好后，把三个哥哥的情况告诉了我們。原来，母亲生下我们五个兄弟，因为生活困难和躲避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，大哥给地主作小工，二哥（即海哥）逃到楼厦去学裁缝，三哥卖给别人做了养子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躲到这山冲里来住。这里人地生疏，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有五弟兄。母亲怕我们嚷出去，所以也一直瞒着我们。

当时，母亲哭着对我们说：“你海哥见你们一年到头吃不到肉，就买了儿两肉，在天黑时偷偷送回来，天还没有亮，他摸了你们一下就走了。”母亲这么一讲，我们也跟着流下了眼泪。

这天早上，我和弟弟去拾粪，心里想到有肉吃了，脚底下

跑得很快，不大一会儿就拾了一大筐狗粪抬回家来。进门一看，肉不见了，饭还没有煮，母亲在流眼泪。原来，在我们出去后，家里出了一场祸事。我家租种的二亩“学田”，是由恶霸文广生掌管的。这二亩地碰到好年成只能收五担谷，但租谷就要交四担。这一年遭灾减产，租谷却不能减少一点。把收下的谷子全交了租，还欠下半担谷。文广生已派人催逼了三次，这天他亲自上门来逼租，看见我家穷得实在逼不出油水来，就把那一小块肉和仅有的一升半过年米抢走了。

又一次被抢劫

肉被抢走了，我和弟弟就上山砍柴，挑到三门街上去卖。到腊月三十，我们换回了二升半米和旧秤四两肉，心想这回该吃上肉了。下午，我母亲正在切肉，准备做年饭。哪想到，文广生又派伪甲长文海蒲来了。他一见肉就动手抢，嘴里还骂道：“赖租吃肉，穷寡妇，倒想得好！”不由分说，把砧板上的肉又抢走了。临走时还说：“这点肉算做草鞋钱，租谷一粒不能少！”我们兄弟俩用柴换来的四两肉，又被抢走了，心里实在气愤。地主过年，杀猪宰羊，大吃大喝；我们穷人过年，连吃四两肉的权利也没有，这是什么社会啊！

五个鸡蛋赔了礼

恰好这时，地主家的大少爷从我家门口经过，他耀武扬威的走着，没有提防，被我家的狗咬了一口。他就赖在我家大骂大闹，把我家的椅子打烂了烤火，还要我母亲出钱给他治伤，想乘机敲榨。我母亲一再赔不是、说好话，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给了他，才算了事。

白送一担柴

年三十晚上，等弟弟揩干眼泪上床睡了，我和母亲摸黑上山，砍回一担柴。刚天亮我就送到三门街上一个大老板家里，换回一升米。我背起扁担就跑，想让母亲做顿早饭吃，哪想这一跑，惊动了一只猫，猫把堂屋中间的一对腊烛撞倒了。这一下，惹怒了老板，他说我破了他的“吉利”，把我拖到后屋里，打了一个耳光，夺回那一升米，从后门把我赶出来。我和母亲苦干一个晚上，砍到的一担柴，就这样白白地被抢走了。

穷人不如牛

我空手回到家，只见二房东盛保君正坐在我家，胡说我们晚上砍的柴是他山里的，说是“破了他的财”，硬逼着我家当天搬房。大年初一往哪里搬呢？我母亲把好话说尽，他才答应留下一间房，要我们把那间正房腾出来给他做牛棚。我们请求腾另一间，他说：“不行。那间房进北风，冻坏了我的牛你们赔得起？”我们没办法，只得把正房让出来，搬到一间破房里去住。还没等我们腾好房，他就把牛赶进来了。真是气死人！我问母亲：“为什么我们人不如牛呢？”母亲说：“因为我们是穷人，生在这种鬼世界，穷人过年比过关还难啊！”

解放后，我们穷人才翻了身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每年过春节，母亲都要买张毛主席像贴在屋里，她说：“世界上最值得敬爱的是共产党和毛主席！”现在，那种鬼世道已经过去，但一九四二年过春节碰到的那五件事，却一直记在我的心里。

吴淑庭

选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《湖南日报农村版》



还没等我们腾好房，他就把牛赶进来了。

大 年 夜

欢乐的春节就要来到了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个难忘的大年夜。

那是一九四三年，我才十四岁。那年遇到了大灾荒，我家的二亩半地成了个积水坑，一粒粮食也没收。我们全家四口人——父亲、母亲、弟弟和我，每天吃到肚里的东西，除了草种子就是树叶，都饿得浑身上下皮包着骨筋，脸象黄纸似的贴在骨头上。但是，鬼子、汉奸还经常来催粮逼款，伪村长天天来找父亲，要那二亩半地欠下的税款。为了躲避那些吃人的野兽，父亲就天天领着我到地里采树种子或到外村去讨饭，一直到天漆黑了才回家。在农历十月的一天夜里，天阴得漆黑，伪村长带着人来抓我父亲。父亲跳墙跑了，刚跑出去，就下起雨来。到半夜时候，父亲才悄悄地回来，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淋透了，冻的直打战战，连淋带吓从此就病倒了。一家人为了挣扎着活下去，母亲就把三岁的弟弟撇在家里，带我出去讨饭。

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中午，北风卷着大雪，凄厉地吼叫着。我们不能出去讨饭，一家人只得偎缩在屋里，活活地饿着。忽然伪乡长领着几个伪军闖进我家里来，指着我父亲说：“姓赵的，看你再往哪里跑！”说着一把把我父亲从炕上拉下来，几个伪军立即把我父亲绑起来，拖了出去。母亲哭喊着赶出去，被一个伪军一脚踹倒在雪地上。父亲被抓走了。过了一会，有人给俺家送信来说，坏蛋们为了镇压全村人，今天就要枪毙我

父亲。母亲听了，真象晴天霹靂，一边哭着，一边把炕上那床被子拿在手里，抱着弟弟，領着我，拚命地跑到伪村公所，只見父亲全身的衣服都被扒去，高高的吊在一棵枣树上，母亲一下就扑了上去。一个黄狗子从屋里跑出来，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上。这时一大群穷叔叔爷爷們走进来，个个都咬牙切齿，憤憤不平。在屋里的伪乡长看到众怒难平，怕吃眼前亏，就走出来說：“看在大家面上，饒了他的命。”父亲被救了回来，但母亲抱的那床被子却被夺去了。

虽然我父亲当时沒死在这些野兽手里，可是回到家就一动也不能动了，只是躺在床上呻吟。从那天起，就再也沒起来。父亲是个一辈子受地主剝削压迫的人，可是到了这一步田地，也发出了憤怒的声音。一天他把我叫到炕前，含着泪水說：“孩子，我怕是活不了啦。撇下你娘儿仨，你兄弟小，只有你懂事，你可要記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，要跟着母亲带着弟弟活下去，千万記着今天……。”

到了腊月二十七，父亲眼看就要死了。母亲渾身肿的不能行动，她对我說：“孩子，你爹反正不行啦，你去找个人把咱那二亩半地卖了吧，换点粮食，叫你爹死前吃上口东西，娘心里也好受点。”我听了母亲的話，出去找了一位姓陈的大爷，帮助我家用那二亩半地换回来三斤小米带几个窝窝头。当我把米拿回家时，父亲只是搖搖頭，連嘴也张不开了。挨到年三十晚上，我父亲已奄奄一息了。

母亲坐在炕上低着头一声不响，弟弟扎在娘怀里睡了，我守在父亲的炕边上。停了一会儿，母亲說：

“孩子，你先躺会吧，反正你爹只剩下那一口气了，你看着



伪乡长看到众怒难平，怕吃眼前亏，就走出来說：“看在大家面上，饒了他的命。”

还管什么用呢！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，就往地下那堆草里一滚躺下了。

“孩子，把灯吹灭吧，一会再点。”母亲说。

我一口把灯吹灭了，屋子里漆黑一团，外面狂风呼啸，大雪翻飞，屋子里冷清清的，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大一会，听着母亲喊我：“孩子，起来吧，起来看看你爹，我怎么听不见他的动静了。”

我急忙坐起来，把灯点着，揭开盖着父亲的那床烂被子一看，只见父亲的两颗眼睛动也不动，脸色煞白。我不由得把被子松开，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了。

母亲急忙挪下炕来，到我身边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，别哭……”可是她的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淌。

母亲又揭开被子望着父亲：“他爹，他爹，你……”母亲连喊了两声。父亲吐出了一口气，睁开眼睛望着我母子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才从沙哑的嗓子里发出了微弱的话音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娘……我……完啦，丢下你母子无亲无友……可……别忘……”说到这里再也说不出来了。

父亲死后，我们的生活更苦了，好容易熬到那年春天，我们这里解放了！在我们眼看要饿死的时候，人民政府给我家发了救济粮款，我们得救了。从此，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了。

现在我全家七口人，~~不愁吃，不愁穿~~。这样幸福的日子，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给~~我~~的啊！

赵景江

选自山东人民出版社《永生难忘阶级恨》

作者：农村读物出版社 编
出版社：农村读物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1965-06-00